家乡的乌鸦

陈珍

这次还乡小住,风景依旧,人事依旧。然而,总觉得有什么地方有所缺失,一下子又想不起来,从而感到有些许不适。是日黎明,我去林角呼吸新鲜空气。欣闻喜鹊鸣唱于田头树梢,此刻豁然开朗:噢,昔日铺天盖地、风卷残云般翻飞的乌鸦哪去了?!嗯,家乡的乌鸦是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:首先是一褒义一贬义的两个寓言,还有一个定律。

《乌鸦喝水》是经典的寓言故事,出自《伊索寓言》。文言文如是:"鸦渴寻水,见瓶不得,投石盈水,饮之而畅。"赞扬了乌鸦的聪明,利用工具通过观察、思考、实践,成功喝到了水,形成完整的闭环智慧。小学课文《乌鸦喝水》出自部编版一年级上册,内容简洁生动,讲的是乌鸦动脑筋喝到水的故事:一只乌鸦口渴了,到处找水喝。乌鸦看见一个瓶子,瓶子里有水。可是,瓶子里水不多,瓶口又小,乌鸦喝不着水。怎么办呢?乌鸦看见旁边有许多小石子,想出办法来了。乌鸦把小石子一颗一颗地放进瓶子里,瓶子里的水渐渐升高,乌鸦就喝着水了。

另一个寓言是《狐狸和乌鸦》,同样出自小学课本收录的《伊索寓言》。文言文如是:"鸦得腐肉,栖于树。狐见之,欲夺其肉。乃谀之曰:'君之羽,黑而亮,若墨玉之光;君之嗓,定如金钟,闻君一鸣,吾之欢畅。'鸦大喜,开喙而鸣,肉坠地,狐衔肉去。"乌鸦因世人戏称的"乌鸦嘴",丢掉了吃到嘴里的肉,寓言讽刺了乌鸦的昏庸愚蠢。

这个故事用现代文讲就是:狐狸在树林里找吃的。他来到一棵大树下,看见乌鸦正站在树上,嘴里叼着一片肉。狐狸馋得直流口水。他眼珠一转,对乌鸦说:"亲爱的乌鸦,您好吗?"乌鸦没有回答。狐狸赔着笑脸说:"亲爱的乌鸦,您的孩子好吗?"乌鸦看了狐狸一眼,还是没有回答。狐狸又摇摇尾巴说:"亲爱的乌鸦,您的羽毛真漂亮,麻雀比起您来,可就差多了。您的嗓子真好,谁都爱听您唱歌,您就唱几句吧!"乌鸦听了狐狸的话,非常得意,就唱了起来。"哇——"她刚一开口,肉就掉了下来。狐狸叼起肉,一溜烟跑掉了。

黑嘴乌鸦粗哑晦气的"哇——"声极具讽刺性。老话有言: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——恶心到家了。这也给世人落下了笑掉大牙的把柄。

近年来网络上出现《乌鸦定律》,曰:"鸦恶其声,欲徙他林;鸽谏曰:'声不改,虽遍天下,孰容之?'"此乃今人依理托古所作,并非古籍原文。通俗说法是:乌鸦嫌弃邻居讨厌它叫声难听,决定搬家,鸽子告诉它"你不改声音,飞到哪都不会受欢迎",乌鸦这才哑口无言。该定律启迪我们:少抱怨,多反省。如果自身问题不改,换个地方也解决不了困境,也从侧面嘲讽了乌鸦专挑别人的问题,却看不到自己的致命弱点!

此外,明代儿童启蒙典籍《增广贤文》有云:"鸦有反哺之义,羊有跪乳之恩,牛有舔舐之情。"但我常见世人推崇"羔羊跪乳""牛有舔舐之情",却少见提及"乌鸦反哺"。我个人认为,黑老鸦并不适配孝道文化的经典典故,实属德不配位。至今,科学家未在野外捕捉到乌鸦反哺的确凿证据,现代动物学研究也已证实,乌鸦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反哺行为。

年少读书时,我对乌鸦的认知,只停留在书本知识的传授,以及对乌鸦腾空掠地的形态、乌嘴黑脚的样貌的感官厌恶之上。长大以后,我种粮、放牧、育苗,年复一年耕作于田园牧场,打理粮蔬瓜果。在无数次劳作中,我真切见识、也深深知晓乌鸦的危害。七分害鸟、三分益鸟的评价,毫不夸张。虽说乌鸦有"自然清道夫"之称,会啄食鸟兽尸体、捕食部分害虫,但在我的认知与观感里,乌鸦绝非益鸟,其祸害远大于益处!

播种、收割的春秋两季,正是乌鸦与粮农争粮的时节。每到农作物成熟期,黑压压的鸦群如冰雹般砸向饱满的穗头,它们起早贪黑,劫掠粮食,行径比强盗毫不逊色!

乌鸦还有诸多卑劣习性:每年四月,它们专门寻觅草丛中的鸟巢,偷食百灵、画眉等鸟类的鸟蛋,啄破蛋壳、捕食幼鸟;强行抢占喜鹊筑好的巢穴,自身慵懒笨拙、不会筑巢;偶尔还会啄瞎羊羔的眼睛、偷食鸡蛋、抓捕雏鸡。尤其对农作物种子、秧苗的破坏,最为惨烈。

如今,随着科技迭代,农药、化肥普及,田间害虫大幅减少乃至绝迹,乌鸦赖以生存的虫类、腐肉食物链逐渐断裂。加之农业全面机械化,秋收时间大幅缩短,机械化收割快速彻底、颗粒归仓,极大遏制了乌鸦劫掠粮食的机会,压缩了它们的生存空间。无奈之下,乌鸦只得远离乡村、迁徙城市,依靠城市垃圾维系生存。

这毁誉参半的乌鸦,竟也在悄然走向"城市化"——重回故土,我重新认识了家乡的乌鸦!

忆师恩

高长见

前不久,我回到老家,看望小学时的闫申老师。老师已年过古稀,身形略显清瘦,耳朵也有些背,却依旧精神矍铄,思维清晰,聊起当年教书的点点滴滴,如数家珍。我们围坐闲谈,少年读书的岁月,一幕幕在我眼前缓缓铺展开来。

那时老师二三十岁,还是民师,是我五年级时的班主任,对我们既严厉又关爱。凡是作业潦草的,他就毫不留情地撕掉让其"返工",直到认真完成为止。他还用自己微薄的工资订了《中国少年报》《儿童文学》,组织我们课外阅读。冬天来了,他从家里找来旧秋衣秋裤,送给还穿着单衣的学生。有学生的衣裳实在破得不像样,他就把学生叫到办公室,脱下来帮忙缝补。谁的父母哪天不在家、没地方吃饭,他就把学生领到自己家。多风的春天容易感冒咳嗽,他便动员学生放学后挖草药。课余时间,他把毛根、芦根、蒲公英、半枝莲淘洗干净,熬了满满一大锅草药茶,看着我们每人喝一大碗。再上课时,教室里已很少听到此起彼伏的咳嗽声。

那时候学校经常组织勤工俭学。有一次,老师带我们往大队部送砖,路程大概二三里地。我个子太矮,拎不动箩筐,就用两只篮子挑。沉重的扁担压在我稚嫩的肩膀上,连腰都直不起来。晚上回到家,又累又疼的我躺在床上,伤心得掉了眼泪。母亲心疼我,不让我再去挑砖,还把这事告诉了老师。第二天,我执意要去。老师见我咬牙硬扛着,就来回好几趟接我。

临近小学毕业,我们办了一件荒唐事,让疼爱我们的老师着实生气了。有天中午放学路上,我们生产队和邻队的学生不知为何吵了起来,后来竟发展成双方集体到河滩械斗。散开后,还在预谋着下次的"战斗"。老师知道后,把我叫到办公室狠狠批评了一顿,手指着我的脑门,那副恨铁不成钢的神情至今难忘。

1984年,我小学毕业,以全乡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乡初中。每次放学回家路过学校,我总要拐进去歇歇脚、看看老师。再后来我到更远的地方上学、工作,回去的次数就少了。听村上的学生说,我写给老师的信,他几次在教室里诵读,语气里满是自豪与幸福。

我上师范时,父亲因意外事故突然去世。春节期间,老师专门到我家看我,鼓励我鼓起勇气、好好学习,还给我送了50元学费,足够我一学期的开支。

老师六十岁正式退休。寿辰之日,四面八方的学生纷纷赶回为他贺寿。宴席之上,一位在外工作的女同学哽咽着诉说往事:当年她辍学在家,是老师一趟趟登门,苦口婆心劝导,才让她重新回到校园。她说,没有闫老师,就没有她的今天。所以她特意请县城书法家题写一幅字"数十载言传身教今犹在耳,花甲年德高望重桃李天下"。我想,这正是老师一生倾心教育的真实写照。

我平日忙于工作,难得回乡探望,老师却总记挂着我。时常打来电话,叮嘱我踏实工作,不贪不占,多为群众办事。每逢进城看病办事,他总会捎来城里难得的乡间好物:自家养的柴鸡、亲手种的大米、山上捡拾的栗子,还有师娘制作的面酱。师恩到老,已不只是师生情分,更像亲人间的牵挂。

退休之后,老师依旧笔耕不辍,写下不少教学回忆与乡村轶事,写完都会拿给我看。我将他的文稿推荐给了县文联编印的作品集。春节时,他把我们几个学生叫到家中,说要用稿费请客。我们心里清楚,哪里是请客,他不过是惦念许久未见的我们。他搬出珍藏的相册,每一届学生的毕业合影都被他用心保管着。对着一张张泛黄的旧照片,他还能准确叫出每一个学生的名字。望着老师舒展的眉眼,我深深明白,这些学生,就是他一生的牵挂,也是他最珍贵的财富。

深秋风起,岁月悠悠。当年教室里摇曳的油灯早已熄灭,可那灯火之下,老师倾尽心力埋下的这份师恩,穿越漫漫流年,依旧温热在我心底,且长照心间。

顶峰相见

江南

毕业后,我进了一家颇具规模的化工厂,从事研发工作。凭借着大学期间积累的专业知识,以及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,我在这一岗位迅速崭露头角。

然而,我的出色表现却招来了部门领导的嫉妒。他开始对我处处刁难,鸡蛋里挑骨头,无端地指责我的工作。起初,我以为是自己做得还不够好,于是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,试图用更优秀的业绩来证明自己。但这些并没有换来他的认可,反而让他变本加厉。终于,他制造了一个矛盾,并且抓住这个把柄,以莫须有的理由将我从公司赶了出去。

离开那家公司,我消沉了一段时间,但也很快就重新振作起来,并且凭借着之前积累的工作经验和扎实的专业知识,找到了另一家单位。在新公司,我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,提出了很多颇具创新的想法和方案,并且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认可。很快,我便晋升为部门经理。

去年,在行业产品展销会上,我又看到了曾经的领导。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和惊讶,眼神中还透露出一丝慌乱。他试图避开我的目光,但我没有选择视而不见,而是主动走上前去,微笑着向他伸出手,说道:"老领导,你好!最近工作怎么样?"他愣了一下,犹豫片刻后还是伸出手和我握了握,嘴角勉强挤出一丝微笑。

我看着他,心中没有了往日的怨恨和不满,反而充满了感激。我接着说道:"谢谢你,让我得以在更高的地方与你顶峰相见。"他始终没有言语,很快便找个理由离开了。

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,人生中的每一次挫折和磨难,都可能是命运赐予我们的一次转机。如果没有当初被赶出公司的经历,我可能不会有勇气去尝试新的环境,也不会挖掘出自己更大的潜力。那些曾经以为无法跨越的坎,再回首时,都成为了我们成长路上的垫脚石。正是这些挫折,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、更加成熟,让我们能够站在更高的山峰上,俯瞰人生的风景。

藏在细碎日常里的小欢喜

张恩锋

平凡的日子,一天天过去,少有波澜壮阔的惊喜,更多是柴米油盐的平淡,还有就是妻子退休后,坐看小院里的花开花落。

妻子退休后,养花种草成了日常。她养花从不用蛮力,一举一动都藏着温柔与细致。弯腰俯身时,脊背微微弯曲,动作轻缓得生怕惊扰了娇嫩的花草;指尖轻轻拂过绿萝嫩绿的叶片,指腹细细摩挲,从叶尖到叶根,慢慢翻看叶背是否有虫害,眼神专注又柔和,仿佛在呵护一件稀世珍宝。我站在原地静静看着,心底满是温柔,原来平淡的居家时光,藏着这样细碎的美好。

清晨醒来,看着桌上温好的小米粥,闻着旁边月季飘出的淡淡清香,暖胃又暖心;正午下班,妻子已做好热菜热饭,院中的茉莉开得正盛,花香混着饭菜香,驱散一身疲惫;雨天归家,锅里炖着排骨玉米汤,妻子坐在窗边打理多肉,雨水打湿窗棂,暖意漫满全屋;闲暇午后,和妻子分享一块小点心,看着她侍弄的绣球慢慢绽放,甜意在心底蔓延。最难忘的,是阳台中间那盆昙花,在一个静谧的夜晚悄然盛开,洁白的花瓣层层舒展,清香袅袅,是那样的柔润、皎洁,虽只绽放数小时便悄然凋零,却将最美的姿态留在了我们心底。这份短暂的绚烂,恰是美丽生命瞬间的永恒,也让我们懂得,平凡日常里的每一份美好,都值得用心珍藏。这些细碎的瞬间,拼凑成我们独有的幸福感。曾经觉得三餐四季单调重复,如今有了花草相伴,慢慢品味,才发现美好就藏在这烟火与花香交织的细节里。

我们总在忙碌中忽略美好,总盯着生活里的琐碎烦恼,却忘了低头看看手边的温暖——忘了妻子为三餐忙碌的身影,忘了小院里悄悄绽放的花草。生活不需要轰轰烈烈,妻子用心养花种草,我用心配合打理三餐,把每一份陪伴放在心上,善待日常,珍惜点滴,便是最好的时光。

平凡的餐桌,平凡的小院,还有阳台那盆昙花,因为妻子的陪伴与花草的点缀,便满是人间烟火的欢喜。一粥一饭藏温情,一花一叶总关情,昙花刹那的绽放,定格成永恒的温柔,那些藏在三餐与花草里的小惊喜,拼凑成了生活最动人的模样,让平凡的日子也有了温柔的光芒。妻子退休后的时光,因花草而丰盈,因三餐而温暖,更因这些瞬间的美好而愈发珍贵。

往后余生,惟愿放慢脚步,陪着妻子打理小院花草,守着阳台的昙花静待花开,用心感受三餐四季的温暖,珍惜每一个细碎的美好瞬间。以温柔待生活,以珍惜守幸福,在柴米油盐与花开花落的日常里,铭记昙花绽放的惊艳,收获满满的小欢喜,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,不负相伴时光,不负烟火温情,不负每一个瞬间的美好与永恒。



●青海云影 熊军武 摄

健康,晚年最硬的底气

任开旺

前阵子,妻子因患神经性眼睑痉挛住院,做了个微创小手术。我请了假,在医院陪护。

儿子儿媳结婚后有了孙子,妻子便进城帮忙带娃。我尚未退休,依旧在原单位上班。几年"牛郎织女"的日子,竟因这场病,有了难得的同处时光。夜深人静,病房里灯光昏黄,我坐在她床边,听她轻声说话,也终于有机会静下心来,想些从前没空想的事。

同病房还有三位病人。这是我五十岁后,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直面"老去"的模样。

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爷子,拄着拐杖,慢悠悠去水房打热水。打完回来,还和护士调侃两句:"姑娘,我这腿脚虽不利索,心还年轻着呢。"他脸上有笑,眼里有光,像一株老树,枝干虽枯,根却还扎在土里。

隔壁床是个六十多岁的男人,农忙务农闲时打工补贴家用,辛苦了一辈子。忽然患脑血栓脑卒中瘫在床上。饭要人喂,身要人翻,连上厕所也得妻子帮忙。他妻子出门买饭的间隙,他就直直盯着天花板,一动不动,像一尊被遗忘的雕像。那眼神里没有愤怒,也没有悲伤,只有一种深情的渴望与无声的等待——等一个能替他翻身的人,等某一个亲人有空时静静陪在他身旁的时刻。

还有一位中年男人,蹲在走廊尽头,一边哭一边打电话:"姐,我真的扛不住了……我也要上班,我也有孩子……我如果天天这样耗在妈的身边,我这个家就完了。"他的声音压得很低,却字字如刀,割在人心上。我认识他时,是在我妻子住院那天,他已经在这里陪护他那约六十多岁的老母亲住了一个多月了。

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:同样是老了,同样是病了,人和人的晚年,差的或许不是钱,而是,你是否还能照顾自己。

我曾以为,养老就是多攒点钱,把孩子教育好,将来就不愁了。可现在,我的想法变了。钱能解决的问题,其实都不是问题。真正能把一个人最后那点尊严碾碎的,是你连自己的身体都做不了主。

你能端起碗自己吃饭,这叫体面;你能自己走进洗手间,关上门,这叫尊严;你能自己下楼晒个太阳、买个菜,这才叫活着。这些事,对健康的人来说毫不费力。可你想一想,当有一天,这些小事全都做不了的时候,你的每一口饭、每一次翻身、每一趟厕所,都要靠别人的时候——你还剩下什么?那时的你,就不再是你了!你只是一个会喘气的"废人"。

别考验人性。儿女再孝顺,人家有人家的生活;保姆再专业,那是一份工作,不是亲情。久病床前,再浓的血缘,也会被一次次喂饭、一次次擦身、一次次扶着上厕所,磨得越来越淡。这不是谁孝不孝的问题,也不是谁坏,这就是人性。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,人这一辈子,真正的养老规划,不是买什么保险、存多少钱,而是从现在开始,把你自己的身体当回事。

你熬的每一次夜,喝的每一杯酒,抽的每一支烟,看起来是享受,其实都是在透支。你现在觉得无所谓,那是因为账单还没寄到。等你六七十岁的时候,身体会一笔一笔给你算清楚,连本带息,一分不少。

人这辈子,最大的不动产从来不是房子、车子,而是这一副我们已经经营了一辈子的身体。房子会贬值,车子会报废,存款会花完,但一副还能自己做主的身体,才是晚年最硬的底气。

那天傍晚我替妻子擦身,触摸到她的手时,她的手有点凉,我轻轻搓着,忽然想起年轻时我们一起走过的路——春天看花,秋天扫叶,冬天围炉。那时我们总说"等老了,就去乡下住,种菜养鸡"。可现在我才懂,所谓"老去",不是年龄的数字,而是身体一点点交出控制权的过程。眼下,我们能做的,就是在我们的身体还愿意听我们话的时候,好好待它。

少熬一次夜,少喝一顿酒,少抽一口烟,多出去走走,晒晒太阳。这些小事,你现在可能觉得不值一提,但十年、二十年后,你一定会感谢现在自律的自己。

健康,晚年最硬的底气!晚年的体面,不是别人给的,是你年轻时自己攒的。

